

〔新加坡〕陆培春 著

傲慢的日本人

RIBENRIBENRI

日本人与日本文化丛书

RIBENRIBENRI



海南出版社

● (新加坡) 陆培春 著

傲慢的日本人

渤海学出版公司

傲慢的日本人

[新加坡]陆培春 著

渤海湾出版公司出版

(天津市和平区新华路庆云里23号)

大港华康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河东区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125印张 2插页 127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500

ISBN 7-80561-003-1/G·7 定价: 2.05元

开始骄傲的日本——前言

我在日本住了14年，了解到日语是很难学的语言。

对于同样使用汉字的我们来说，日本人用汉字拼成的新词，使我们找不到恰当的汉语来翻译，即使勉强翻好，往往变成硬译，有词不达意、概念不清之虞。有时时间太仓促，便索性把这些日制汉语搬过来。

在明治时代，中国留学生曾把日本人拼造的词如哲学、新闻等等照搬回国而变成现代汉语，而且是日中共同的语言。这些新词迄今并未损及中文的纯洁性。在目前，我也遇到了这种困难，因此也来了个东施效颦，照搬不误，例如寿司（以饭、醋、鱼等材料做成的食品）、天妇罗（软炸虾）、便当（盒饭）、浮世绘（江户时代的风俗画）、电车（火车）等。

在这些日制汉语中，“国际人”、“地球人”、“国际化”、“国际国家”这些字眼同样也不容易翻译，迫得我只好也搬了过来，我相信我们的读者会明白它们的意思。

其实，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都很少用上述“国际××”这类字眼。中国和美国似乎也不常见到。

数年前，在日本社会上也很少见到这些字眼。显然它们是随着日本国力日渐强盛而泛滥，甚至成了流行语。在十多

年前，日本经济虽已起飞，走上高速发展的道路，但日本的国际地位还不高。

1977年，福田首相访问东南亚诸国时，曾宣布“福田主义”，表明日本要维护和平，不做军事大国；建立“心连心”、相互信赖的友好关系；站在“平等伙伴”立场上大力援助亚洲诸国，加强交流。可见在70年代，日本人的国际地位还很低，态度也比较谨慎小心。

但是，到了80年代，当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首的国家纷纷拜日本为师，夸奖日本名列世界第一后，日本人的态度大大地转变了，越来越骄傲。这种不良态度先后表现在教科书、靖国神社、中曾根种族歧视发言等等问题上。

代表一亿二千万日本人的中曾根首相，却敏锐地注意到日本国际地位的变化，甚至利用这个时机大捞政治资本，极力采用“国际××”这类语言，以美化自己的形象，而他的智囊团们也在旁出谋划策。

正因如此，“国际××”之类的新词便泛滥成灾，使人听腻烦了，甚至叫人听了周身起鸡皮疙瘩。本来是漂亮的字眼，却被利用为“政治工具”，变成了使人反感和玷污日语名誉的贬词。

当然，使得“国际××”这些字眼蒙上一层暗淡的色彩，并不能全部归咎于中曾根首相。在铃木内阁时期，已发生了引起亚洲邻国极大不满的教科书事件。近年来，接二连三地出现复古调的教科书、靖国神社、藤尾文部大臣的发言等问题；自民党年轻议员借靖国神社和教科书问题攻击中国、南朝鲜“干涉主权和内政”，以捞取政治资本的行为；中曾

根首相关于种族歧视和单一种族国家论的言论等事件。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并破坏了日本人在国际上辛辛苦苦赢得的名誉与形象。

我个人特别注意中曾根首相所提倡的“战后政治总清算”。

我们看到的是，中曾根首相勇敢地批判了美国在日本培育的民主主义、教育制度和和平宪法等等，但却没有听到他对军国主义思想的强烈批判，或在国会上声明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首相首先应该“总清算”的是在明治、大正和昭和前期（战前）日本对外扩张版图和势力的军国主义。这才是首相所应走的道路。但是，首相轻视了大事，却重视了小事，特别是对军国主义问题，耍弄手腕，留有后路。首相的这种作法会给将来留下祸根，对日本人，对首相自己均无益。

我认为，和平宪法、非核之原则、军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这是日本不再成为军事大国的三大“保证”。但现在，中曾根首相想要把这些“保证”化为泡影，当然引起了邻国的不信任感。

日本领导人言行不一，任意扩大解释“法律条文”，进而企图以大量的既成事实，去排除改宪和扩军的障碍，终将丧失日本近邻朋友的信任。对于容易给邻国造成不安的微妙问题，日本应三思而后行，同时，谦虚地听取邻国的意见。

为什么会产生“反日”的态度和心理？难道就没有自己的原因？日本领导人为何不反躬自问呢？

菲律宾的阿基诺总统就任后不久，表示希望访日，这时，日本经济界某领导人蛮横地说：“日本的援助比美国多，所以。（就任以后）当然要到最大的股东这里来致谢。”

竟然如此妄自尊大，令人不觉抱头叹息。每逢东南亚国家联盟要求日本开放市场时，一些日本商人就大逞威风地说：“你们有东西可卖吗？”令人痛心。

阿基诺总统访问日本时，菲律宾方面新闻官一时疏忽，向报界透露了天皇曾就战争问题向菲律宾人民道歉。日本政府马上加以否认，还向菲律宾提出强烈抗议。我不明白，既然天皇已向南朝鲜道歉，为何不满菲律宾方面发表天皇向菲律宾道歉的消息。

的确，可能是违反了有言在先不可发表的惯例，但为了这点芝麻小事，曾经是战争加害者的日本居然不给它打圆场，反而大发雷霆责骂一番，未免过火了。如此斤斤计较，人们不免要怀疑日本是否真想负起过去的战争责任和跟受害国家重新建立友谊。如想，是不会笨拙地使这样不愉快的事件闹大成为国际问题。

以前，美国前驻日大使赖肖尔曾透露过，美国与日本人协议，允许装载核武器的美国战舰在日本海港靠岸。如此重大事件，日本没有向美国提出抗议。为何厚此薄彼，对美国对菲律宾的态度迥然相异呢？

如此大国主义，大国意识，显然会成为日本国际化的绊脚石。

“黑船”以武力强迫幕府开国，战后，美国又改革了日本。此后，日本要面向世界，进行“第三次开国”，向世界开放消费市场。同时，随着日元猛烈升值，日本的大小企业不得不投资海外，或建设工厂。

然而，在我看来，日本的国际化意味着西洋化，“国际化”无非就是与金发碧眼的西洋人饮酒、交谈、交往。

从战争责任和经济合作问题，便可知道一些日本人的眼中根本不存在亚洲和亚洲人。难怪我们看不到想要向我们学习的样子。不把亚洲邻近诸国放在视野之内，能谈“国际化”吗？

不管怎么说，不承认战争责任，不开放市场，不照顾国内留学生和少数民族的国家是很难国际化或成为国际国家的。我们希望日本今后自觉地、恰如其分地发挥作用。希望日本成为对世界有贡献的国家，在国内也要推行国际化政策，放弃优越民族的意识，采取平等互惠、待人诚实的立场。这才是今后日本应走的道路。

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待事物的人，才能实现国际化。否则，日本虽可确保经济大国的地位，但要当国际国家则难矣。

※ ※ ※ ※

现在，日本高喊着“莎哟那拉（再见），亚洲”这类崇拜西洋、蔑视亚洲的口号。

在日本出版界颇受尊敬的萨依玛尔出版社社长田村胜夫汇集了我在《南洋·星洲联合早报》“日本漫步”专栏上所

发表的文章，去年出版了《饱食日本》一书，现又荣幸地出版其续篇。与前一本书一样，本书包括了许多对日本的批评和建议。谨就这两本书得以在日本问世，向田村社长和萨依玛尔出版社的诸位工作人员表示谢意。

这些日本朋友们不但不说“莎哟那拉，亚洲”，而且相反，把我们亚洲人对日本发出的微弱呼声，积极地传达给了日本的当政者、经济界领导人和各界朋友，对此不胜感激，这种精神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的文章的日文版之所以能够问世，我想，这是因为日本读者谋求与邻居东南亚的人们交流思想，虚心倾听他们的声音。倘若双方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共同考虑双方的问题，并从中得出将要采取的对策，实为万幸。

最后，向译者花野敏彦先生和镰田文彦先生、日本新闻界的诸位先辈以及挤出宝贵时间给我以采访机会的所有日本朋友表示谢意。

[新加坡] 陆培春

1987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和平日本”的右倾化	(1)
	日本国际形象受损	(1)
	名宰相乎? 危险宰相乎?	(5)
	分祀甲级战犯的内幕	(9)
	失言大臣的舌祸	(13)
	“间谍法案”的目的	(17)
	教科书问题余波未了	(21)
	没有核武器危机感的日本人	(25)
第二章	日本是亚洲的朋友吗?	(29)
	亚洲人眼中的自民党大胜	(29)
	《莎哟那拉, 亚洲! 》	(34)
	东南亚的兄弟们	(38)
	亚洲冬季奥运会的赞助金	(42)
	亚洲的战争牺牲者追悼会	(45)
	“我的战争犯罪”	
	——与日本战犯吉田清治一席谈	(49)
	援助菲律宾的再探讨	(53)
	新兴工业国对日出口旋风	(57)
	日本是“留学天国”吗?	(61)

第三章	“国际化”道路上的日本	(66)
	东京经济首脑会议与日本	(66)
	日本应承担的经济义务	(69)
	日本企业推行国际分工政策	(73)
	国际文化交流的障碍	(77)
	持续增加的外国劳工	(81)
	记者俱乐部的闭锁主义	(84)
	土耳其浴室改名骚动	(88)
	民间外交的发展方向	(93)
	国际大学存在的问题	(97)
	摁指纹制度是一个时代错误	(101)
第四章	日元增值时代的“工蜂”	(106)
	行将崩溃的终身雇用制	(106)
	开始变懒的工蜂	(109)
	自动化和工人	(113)
	日本人的“储蓄癖”	(117)
	中产阶级的苦恼	(122)
	第二人生与返聘	(126)
	人才派遣行业生意兴隆	(129)
	日本的资料收集和经济预测	(133)
	日本已有二百万人失业	(136)
第五章	日本向何处去	(141)
	日益增多的住宅租赁派	(141)
	私人汽车时代的停车难	(145)
	日本水源污染问题	(148)

广泛开展禁烟运动.....	(152)
厨房中的酒精中毒患者.....	(156)
日本又掀起电子游戏热.....	(160)
黄色少女杂志.....	(163)
日本汉字的命运如何.....	(166)
“策划”节目的幕后.....	(170)
日本画报与报道自由.....	(174)
日本青少年自杀成风.....	(178)
变化中的日本新一代.....	(181)
编译后记	(185)

第一章 “和平日本”的右倾化

日本国际形象受损

“日本人越来越骄傲！”

最近，在日本常听到这句话。《南德新闻》日本特派员希鲁沙说：“到70年代后半期为止，许多日本人都评价他们自己谦虚，进入80年代，他们却相反地高度地评价了自己。初时的态度，我认为不自然，以后的倾向则感到危险。”

前美国驻日大使约翰逊说：“日本人知识水平高，且又刻苦耐劳，只是有点自私自利。”

也有日本杂志的记者来问我，我坦白对他说：“日本一向轻视东南亚，在日本人脑海中，西洋排第一，其次是日本，东南亚则排在最后。最令人气愤的是，我们虽然跟日本人同样是黄皮肤人种，但日本人却歧视亚洲人。”

当然，“日本人越来越傲慢”这句话有一支竹篙打一船人之嫌，但傲慢的日本人越来越多却似乎已成了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继复古调教科书及前教育部长的暴言登场之后，代表一亿二千万日本人的中曾根首相竟然又在一个集会上得意忘形地说：“由于有人口众多的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因此美国的平均知识水平比日本低”，因而招惹了美

国有色人种的猛烈批评。谁也没料到，以“爱国者”自居的中曾根那夜郎自大的态度却使日本变成世人泄愤的对象，日本国的形象饱受打击。

其实，中曾根得意忘形地披露了他那种族与知识水平的关系论，可以说是他的肺腑之言，同时也是许许多多普通日本人的内心话。中曾根闯下的“舌祸”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见“日本民族优越论”在日本仍有广大的市场。战前，在军国主义和国粹主义的推波助澜之下，一些日本人除了极力散布“日本民族优越论”之外，还高嚷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神的子孙”、日本民族是“皇民”、太平洋战争是“圣战”、皇军是“神兵”。另方面，这些人却把英美人咒骂为“鬼畜英美”。很可惜的，当时一些有正义感的日本人虽然持有异议，但他们的声音却极其微弱，几乎完全消失在那股挟千钧之势的军国主义巨浪中。与此同时，军国主义者还打出“爱国”的招牌，善良的日本老百姓于是更加糊里糊涂，对狼子野心不虞有他，甚至纷纷志愿当他们的帮凶，去侵略他人家园和屠杀当地的民众。在黠武主义者那巧妙的把戏中，日本老百姓被瞒骗了一段漫长的岁月，直至日本战败投降才慢慢清醒过来，了解到原来这是一场伤天害理的不正义战争。

可是战后41年，军国主义残余分子蠢蠢欲动，而且还在搞各种把戏，妄图再把日本老百姓带回历史的老路去。所不同的是，战前，日本经济百病丛生，老百姓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而误信军国主义编织的美丽的诺言，以为这些“爱国人士”会给他们带来无穷的幸福日子。

今天，在一些日本人脑海中，“一等国”意识又开始复辟了，因为当今日本是世界首富之国，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比西欧四国之总和有过之而无不及，百年前明治的三大国策（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眼看不久就要实现了。在这种暖衣饱食的日子里，日本人对政治逐渐不感兴趣，越来越无知，在思想上，他们也日益保守化，无形中助长一些在政界掌握大权的军国主义残余分子的气焰，并给他们提供可趁之机。新版“鬼畜英美”论和“大和民族优越”论于是又找到市场了。

在15年前，事事以美国的马首是瞻的日本，要不要跟中国恢复邦交，还得看彼岸山姆大叔的脸色。但是15年后的今天，当美国国威日趋式微，日本被捧为“名列世界第一”之后，日本却得意忘形地把这个收容大量有色人种的先进国家看成低能之国，这是不是日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呢？

连美国都不放在眼里，贫穷与落后的亚洲国家在这些唯我独尊的日本人眼中，当然更加不屑一顾了。这些年来，不仅许多幼稚的爱国主义者和冒牌学者大肆渲染日本社会的“先进性”和日本文化的“优越性”，而且连一些正派的学者也高嚷“再见，亚洲！”主张日本不要与这些比自己落后的国家为伍。例如，日本经济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告诫日本投资家，站在生意立场上应把投资从亚洲转移到欧美就是一个好例。目前在债台高筑、石油和原产品价格一泻千里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正需要日本增加投资和开放市场，以协助她们克服危机。然而这些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专家却口出狂言，大肆推销其歪论，可见亚洲国家不应对日本期待过高。

在最紧要关头，日本会见死不救的。

常言道，满招损，谦受益。中曾根的种族歧视发言传遍全球后，60多家报刊大做文章把矛头指向中曾根。由于中曾根连有色人种也小看，第三世界国家当然提不起兴趣替他解围，日本因而成了“世界孤儿”。对中曾根来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其实，日本之所以有今日繁荣与进步，是不能忘本的。过去她输进中、朝两国文明，近代又向欧西学习，到了战后，同样也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以及亚洲国家提供大量廉价原料、劳动力和可观的消费市场，日本经济才得以一帆风顺地成为他们向往已久的“一等国”。现在的日本人大部分不知道美国在战后曾慷慨援助粮食救济了整千万日本饥民，日本那值得引以为荣的子弹车和高速公路也是在世界银行的援助下完成的。此外，日本可观的外贸盈余，不少也是来自发展中国家。

最令人费解的是，对洋人充满自卑感，且盲目崇洋的日本，现在是越来越看不起肤色相同的亚洲朋友，包括日本本国60万名朝鲜人，以致他们不敢用自己的姓名或让人知道国籍出身。这种要不得的态度不知要多久才改正过来。

其实，人种优劣论在美国是禁忌，宣传白人优越或黑人愚蠢也会有坐牢之虞。站在国际主义者的立场上，这种思想是行不通的，更不应提倡。高唱这类论调的人，其实正在暴露自己的“知识水平”何其低，精神世界和胸怀何其狭窄。

中曾根首相爱坐禅，不知醒悟其中道理了吗？

更重要的是，日本国民的思想意识也应来一场“革命”，

到底是受中曾根的影响或者是与中曾根的偏见划清界限？何况今日交通发达和通讯手段进步，使到小小寰环更小，而与日本传统文化全然不同的外国文化也会涌进日本。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跟着中曾根等人一味走极端，自我陶醉地要当危害人类前途的种族主义者，那么日本不但会与其国际化目标背道而驰，不能很快地成为中曾根热切期待的“国际国家”，而且会成为遭人唾弃的种族主义国家。日本人民世人脑海中的形象更加糟糕！

名宰相乎？危险宰相乎？

众参两院同日选举（1986年7月），自民党获得史无前例的304席（众议院）。当天，我向我的新加坡报社发电，谓之大胜利。

果然，在转天的报纸上成了头条新闻，还刊载了中曾根首相的彩色照片，他面带笑容，红红的圆脸上衬托着黑色的眼睛。

中曾根的大胜不仅仅是日本的大事，对于我们小国新加坡来说，无疑也是不可忽视的大事。众所周知，现在东南亚各国的经济遇到了严重不景气，正在考虑如何借日本人之力克服困难。日本的政治倘若出现骤变，外交与经济便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状态，我们亦当然受窘。也就是说，还是日本不发生骤变好（我们也与日本人一样保守化了？）。

我在日本住了14年，经历了田中、三木、福田、大平、铃木、中曾根六位首相执政时期。这六位中，或许中曾根是